

卷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爲書官寺正臣叢起

閱點監生臣傅達立

臣馮樞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十九

十八陽

梁

梁惠王篇十二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

何王曰棄之

朱子集註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馬豫緡義孟子與齊宣王言王之臣有寄託其妻子於朋

友之家而往楚國遊者及其歸也而凍餒其妻子則於交友之道當如何宣王言是失交友之道則當棄絕之也朱氏橫浦張氏曰寄託家室於

朋友而凍餒其妻子遠曰棄之豈不大薄矣然則如之何在哉當審處耳宜其人貧窶不能贖給乎豈其財不足依而不知通變乎抑宜深吝固惜

不知有通財之義與自前而兩說憐之可也如後一說責之可也何者至孝絕乎余恐學者深信此說責人爲重而忘忠恕之道輕朋友之義失聖

門之本根。此余所以不得不辯也。金履祥考證此必二反。顧北死者且此

化者。皆作心二反。此其反也。與射者此當作叱志反。文公常因學者之問

而求及改。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朱子集註士師

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馬援緝義孟子

問宣王曰。爲獄官不能治其士。則當如何。朱氏宣王言士師失其職。尹氏

則當罷去之。朱氏杜英旁通士師不能治士。晦庵鄉士。遂士之官。周禮

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

鄉士。王六鄉之職。遂士。王六遂之職者。縣士。距王城三百里。四百里曰縣。

入士。主縣之獄者。何文鼎事文引證士師獄官。其屬有鄉士。遂士。周禮

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士師之職。掌國之五

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官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鄉士掌國中。六鄉之獄。在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

其辭。遂士掌四郊。六遂之獄。在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

獄訟。察其辭。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

言他

朱子集註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談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耻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

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先需精義尹曰友之失友道士師失其職齊宣既明知其罪矣至於四境之不治則耻於自責此齊宣所以終不足與有爲也張栻解爲一國之牧則當任一國之責有一夫不獲其所皆吾之罪也能存是心而後有以君國子民矣夫受友之託其擎而凍餒之是負其託也爲士師而不能治士是曠其官也友之負託士之曠官則王既知之矣而王獨不自念吾受一國之託乃使四境之內不治誰之責歟王顧左右而言他蓋有所愧於中也王雖愧於中然有護疾忌醫之意故但顧左右而言他使王於此而能沛然達其所愧反躬自責訪孟子所以治四境之道而行之則豈不庶幾乎趙順孫纂疏輔氏曰常人之情知人則明自知則暗孟子將以四境之內不治問王故先設此二事以開其明而使之自知其職有不舉也又曰王顧左右而言他則亦自知其曠職爲可愧矣然知之非難行之爲難使齊宣王沛然達其所愧反躬自責訪孟子所以治四境之道而力行之則齊國其庶幾矣今乃不然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己求

言之志。則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又曰。各勤其任。指心而言。無墜其職。指事而言。君臣上下。內盡其心。外盡其事。則其身乃安。饒雙峯講義先生曰。齊宣王當如何答。講者不能對。先生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爲他開兩條路存。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令。這便是下問。齊王亦無厭善之心。故但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孔距心之辭。則不憚於自責矣。然亦耻於下問。胡炳文通憚於自責。則無免己之憂。耻於下問。則無好善之誠。李流謙澹齋集洪水溺人。非禹溺之也。而禹以爲由己溺之人。不粒食。非稷飢之也。而稷以爲由己飢之。一夫不獲。非伊尹推而納之溝中也。而尹以爲時予之辜。是三聖人者。豈固敝教然樂於勞瘁。而從事於務哉。蓋以爲治其職。則當致其憂。居其位。則當任其責。非惟在上者當然。在下者之所以望我。亦若是也。今齊王於妻子失其託。則知以責其友。不能治士。則知以責士師。至四境不治。則顧而言他。破其心。豈不知此實己之責哉。而獨耻於自反。及謬爲不省。以絕其說。使孟子不得終進其治國之道。然則宣王不足與有爲。亦可悲矣。

程復心章圖勸其任指心墜其職指事

論上下職信

以設問者言。妻子失託於人。

王曰棄之。

此謂皆所當責。

士師不能治士。

如之術。

王曰已之。

以切問者言。四海之內不治。

王顧而他。

此謂憚於自負。

孫奭註疏。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游者。假

此言以為喻。此其反也。則陳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言無有適當如之何。王

曰棄之。言當棄之。絕反道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士師。獄官吏也。

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王曰已之。已之者。止之也。曰四海之內不治。則如之

何。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勸王心。今戒憚也。

王顧左右而言他。王懸左右顧視。道此言。無以答此言也。疏。孟子至言他。

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厥職。乃安其身也。孟子謂齊

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是孟子欲以此比喻而

諷之也。言王之臣下。有寄託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遊戲者。此其反也。則

陳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者。言寄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在近則反歸。而妻

子在交友之所。皆寒凍其膚。餓其腹。則為交友之道。當如之何。陳者。寒

之過之謂也。餒者。飢之過之謂也。王曰棄之者。是宣王答孟子以為交友

之道既如此當棄之而不必與高友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爲如之何者  
孟子因循人問宣王言爲之獄吏者而不能主治其士則爲士師者當如  
之何處之王曰已之者言當止之而不可與高士師也曰四境之內不治  
則如之何者孟子因循問至於此乃欲諷諫之故問之曰自一國四境之  
內皆亂而不治則爲之君當如何處之王顧左右而言他者宣王知罪在  
諸己乃自慙羞之而顧視左右道其他事無以答此言也注士師獄吏  
也正義曰士師即周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皆以士爲官鄭玄云士察  
也王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爲獄官之吏者也鄒靈炎衍義孟子謂齊宣王  
曰使王之臣有專託其妻子於其友朋而之往楚遊者此及其反於家也  
則未嘗無其家而凍餒其妻子是反之過也則當如之何王曰棄之而  
絕交可乎孟子曰使爲士師獄官而不能治其所屬之群士則是失其  
官守也當如之何王曰已而不問之可也孟子又曰使一國四境之內不  
能治則足君上下各舉其職則亂矣不當如之何齊王渾然自責恥  
於下問雖付之不責但曰顧左右而言他事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矣魏公  
著句解孟子謂齊宣王曰孟子與宣王言王之臣宣王之人具有託其妻  
子於其友有專託其妻與子於朋友家而之楚遊者而前往楚國遊行者

此其反也。及其反歸也。比。皮去則凍餒其妻子。則寒凍餒其妻與子。則如之何。如之何。而可。王曰。棄之。宣王言是無反道也。當棄絕之而不與焉。友曰。士師不能治士。孟子問王言爲彼官而不能治其士。則如之何。如何。而可。王曰。已之。宣王言是不能棄臣道也。當已罷之而不用。曰。四境之內不治。孟子又問宣王言四境之內亂而不治。則如之何。如何。而可。王顧左右而言他。宣王有慙心。曰。視左右而言別事。 ○孟子

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

其亡也。

朱子集註。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

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于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趙順孫纂疏。賴氏曰。世臣謂如畢公。鬲亮。四世之類是也。服勤王家。至歷累世。則自然與國同休戚矣。親臣謂腹心之臣。如漢之蕭何。唐之房杜是也。君臣一體。自然與之同休戚矣。又曰。

齊之爲國舊矣故曰故國喬木乃年深高大之木亦故國之所宜有但所以爲故國者則以其有世臣而非以其有喬木也故國不可無世臣人君不可無親臣今齊王之臣昨日所進而用之者今日亡去而不知則雖親臣亦無之矣況世臣乎舊說皆以親臣便爲世臣故其辭膠牾不分曉集註始分爲兩人然後其意明白焉豫賢義今王之國徒云舊矣既無世臣又無親臣誰與君同休戚乎陳舜中審是集今日不知其亡也或謂有亡去而不知者其理亦通但王繼云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則率合難矣此乃孟子謂王無親臣況世臣乎王非無親臣也以其不足親有亦如亡矣故言作者所進今日亦不知其亡但以爲有謂所進者不足恃而王不知也王乃繼云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李流謙濟齋集治一國者有一國之望治天下者有天下之望所謂望者非一朝一夕之爲也道德積於身勲烈著于時聞譽赫於人之耳目君人者倚之百姓與之宗廟保之夫是之謂世臣凡此者舉一國聽之則一國重舉天下聽之則天下重昔周之畢公身事文武以及成康而書稱其弼亮四世嘉績多於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蓋爲世臣者固如此今齊王無親信之臣而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是其於任用之際亦苟而已矣則烏知所謂世臣哉方且指

喬未以來故國豈不重貽孟子之笑哉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朱子集註

舍上聲 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趙順孫纂疏賴氏曰君不先言齊王之意則問此一句似無來歷也蓋宣王於此始悟其始之所進者識之不精故問何以辯之於初也宣王資質以明快易曉者陳櫟發明不以其去爲意即謂不知其亡此集註補齊王言外之意方解得去不然意不相接 曰國君進賢如不

得已將使卑踰尊踰踰戚可不慎與

朱子集註與乎賢如不得已言謹之

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或問進賢如不得已之說曰張子之說恐不然楊氏後段之意甚善齊王之所以無臣正坐此耳朱晦庵集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也朱子語類錄問孟子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一段曰

公念得如不得已一句字重了。如何如何。但平看便理會得是。如此意。因警以言語太嚴急也。趙順孫纂疏輔氏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踰尊則不可不謹。雖君可適。然如此。則是國君用人。唯於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且下文但言因國人而言。自察其賢否。而用舍之。亦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不得已。是至謹之意。人君於進賢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至於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疏遠之賢者而用之。至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則又非禮之常。尤不可不謹也。胡炳文通大凡事可得而已者。其事可忽。不可得而已者。其事當謹。故曰如不得已。謹之至也。輔氏之說甚善。但曰下文言用舍處。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則與集註下段結句又自相反。爾馬謙齋義豫曰。如不得已。蓋謂不敢且止。而不致察也。無垢曰。朝廷進用人才。曷可輕哉。當審不得已可也。豫曰。下文詳言謹之道也。金履祥考證如不得已合連下文作句。王自謂舍之之決。孟子則戒其用之之謹慎。王大憲曰。此章聲要在謹字。下文二察字。謹之道。史伯雍管窺。披先儒以如不得已連下文。則如為設或之義。與如或知爾之如同。而不得已為真有所不

得已集註以如不得已連上文則如爲如似之義與如切如磋之如同而不得已非真有所不得已也輔氏謂下文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但言不得已而不言如蓋謂其無真不得已之意可見先儒之說不然耳集註下段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之言言不得已而又言如蓋謂其謹之之至如此爾非謂其真有所不得已也通者謂其相反是不詳如字之義不同與有如字之意亦不相似也熊禾標題事義此章論親賢之道按古者用人世祿而不世官周家一代雖親親爲重然非賢不用也春秋皆世卿爲政而賢者之進甚難新進者皆是疎遠外臣故君臣當各盡其道也趙次誠考義如不得已舊說以爲不得已而使卑之踰尊疎之踰戚重在於踰尊踰戚朱子以不得已爲謹之至則其重不在於踰尊踰戚而在於使卑使疎矣蓋尊戚不賢而用卑疎則卑疎之人素未得其情故自左右大夫國人之曰賢曰不可而至於身親察之見之而後用之舍之此所以爲謹之至而如不得已也然則用刑之有待於察之而後殺之其亦用賢如不得已者之所推乎

左右皆曰賢未可

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

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  
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

可焉。然後去之。

朱子集註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

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趙順孫纂疏輔氏曰。左右近臣。未必盡賢。故其言未可以爲信。諸大夫則職位尊矣。不容有不賢者。然猶恐其或有蔽於私也。至於與國之人。皆以爲然。則其論公矣。然世又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又必自察之。所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述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所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饒雙峯講義先生曰。擇人最難。這是取人

以身之意。立己要明。擇人要公。孟子之言。亦似難行。左右諸大夫固可問。國人如何。一一去問之。又曰。大抵用人也要試之。堯舜用今也是。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如師錫帝舜。必歷試諸難。周之用今也是。論定而後官。任官而後爵。如何輕易得。胡炳文通鑑賢當出於人主之本心。豈有所謂不得已者。如不得已之至也。謀之左右。左右皆曰賢。若可已矣。而必詢之諸大夫。諸大夫皆曰賢。若可已矣。而必詢之國人。國人皆曰賢。若可已矣。而必親見其賢。然後用之。此其進賢而謹審之至也。故集註末結之曰。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倪士毅輯釋。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若孟子所論鄉原。一鄉皆稱原人是也。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若韓子所論伯夷。特立獨行。而舉世非之是也。故必自察之。云云。至如此如此。方先推賢謹之之至。如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不賢者固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信之以己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爲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即爲國家之世臣矣。

左右皆

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

殺之也

朱子集註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趙順孫纂疏輔氏曰

命有德討有罪二事相反而實相連故因論進退人才而併及於刑舜之於四凶孔子之於少正卯皆天理人情之至所謂天討也饒雙峯講義先生曰國人曰可殺不可連上面說孟子却是說教人事若連上面說似乎

是殺上面所用之人所以分作兩段解言至於用刑亦以道所以本文下

有爲民父母一句倪士毅輯釋蓋所謂天命結上文進人才天討結此

節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周用舍而及刑教亦是孟子數演以明其意不

才者舍之有罪而甚焉者殺之也馬據經義且如刑一罪人也釋左名近

臣皆言可殺亦不可聽信諸大夫皆言可殺猶恐其蔽於私亦不可使信

其言至於國人皆言可殺則其論公允然後又當從而省察之必親見其

可殺之實然後殺之所以言國人殺之也朱氏何文瀾事文引證天命天

討虞書皋陶謨篇說詳也虞史述皋陶之嘉言也皋

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如此然後可

# 以爲民父母

朱子集註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父母先儒稽義橫渠曰國君進賢如徇從人情

不得已而進之則貪妄者日益進於上廉壯之人反屈於踈賤矣楊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之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爲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之難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言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己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尹曰世臣則累世修德必能輔君以道而可則者也取人苟不詳審則好惡必不公爲害甚大尚何世臣之有哉是以國君進退群臣必察於國人之論而不自恃也苟用此道則賢否判然人不可得而欺矣人君之務孰大於是張拭解所謂世臣者以其德業有肖於前人也古者不世官惟其賢可用則君舉而用之耳有世官則國勢重蓋民望之所歸吾心之所倚毗而其世篤忠貞與國

同休戚。又有非他人比者。如伊陟呂伋召虎之徒是也。自周棄用不以賢  
 而以世卿。見讎於春秋。而世家子孫亦復不務自修。鮮克由禮。甚至於竊  
 國柄。亂階豈復有古之所謂世臣也哉。王無親臣矣。親信腹心之臣。謂  
 世臣也。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既無親臣。則取之於踈遠。而昔之所  
 驟進者。又皆不得其人。至於今日。亦不知其亡也。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  
 之者。謂何以辯之於初也。孟子於是為陳慙。陟選退人才之道。用人先當  
 求之於世家。如不得已。則取之於卑且踈者。夫使卑踈尊踈踈感。蓋非常  
 之舉也。故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必使卑踈尊踈踈感。可不慎與。下所言  
 謹之道也。左右之言。勿聽。諸大夫之言。勿聽。必致於國人之公論。雖然。  
 諸大夫之言。而勿聽。此非置疑情於其間也。謂大夫雖以高賢。又必合於  
 國人之公論。然後可耳。合諸公論矣。則又審之於已。明見其所以為賢也。  
 所以為不可也。然後用之。則無貳。而去之。則無疑。既言進退人才之道矣。  
 而復及於可殺者何耶。蓋如舜之於四凶。孔子之於少正卯。天討之施。有  
 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也。言非已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  
 人也。亦非吾用之。國人用之也。其去是人也。亦非吾去之。國人去之也。蓋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存。苟